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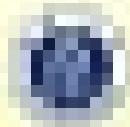
中东国家语言政策与实践研究

A Study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ractice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探索中东代表性国家语言政策形成的多种因素，探索语言政策的丰富实践，解读语言政策的作用以及深远影响

冀开运◎主编

时事出版社



[View all posts](#)

中文字幕制作的數位工具研究

• [View Details](#) • [Edit](#) • [Delete](#) • [Print](#)



西南大学伊朗研

国家语委项目《中东国家语言政策与实践研究》(YB125-12)

中东国家语言政策与实践研究

A Study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ractice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探索中东代表性国家语言政策形成的多种因素，探索语言政策的丰富实践，解读语言政策的作用以及深远影响

冀开运◎主编

时事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东国家语言政策与实践研究/冀开运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18. 2

ISBN 978-7-5195-0159-4

I. ①中… II. ①冀… III. ①语言政策—研究—伊朗
IV. ①H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1674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 行 热 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 者 服 务 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88547592
电 子 邮 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 × 1092 1/16 印张：16.75 字数：280 千字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

绪 论 / 1

- 一、语言与语言政策理论分析 / 1
- 二、国内外学术史回顾 / 5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

第一章 以色列语言政策与实践 / 15

第一节 以色列的希伯来语政策 / 16

- 一、以色列希伯来语政策根源探析 / 17
- 二、犹太人的语言意识形态分析 / 23
- 三、希伯来语从第二语言教学到母语教学的转变 / 30
- 四、以色列中小学希伯来语的母语教学 / 34
- 五、以色列犹太移民的希伯来语教学政策 / 42
- 六、希伯来语是阿拉伯语人的第二语言 / 56

第二节 以色列的阿拉伯语政策 / 63

- 一、阿拉伯语在以色列的地位分析 / 63
- 二、阿拉伯语在以色列处于弱势地位的根源探析 / 67
- 三、阿拉伯语作为阿拉伯人的母语教学政策 / 76

第三节 以色列的英语政策 / 81

- 一、英语在以色列传播与发展的历史 / 82
- 二、英语在以色列传播的影响因素 / 85
- 三、以色列独立后学校的英语教学政策 / 88

第二章 伊朗语言政策与实践 / 98

第一节 伊朗语言概况 / 98

一、伊朗的语言和种族特点 / 98

二、伊朗历史上的语言政策和规划 / 99

第二节 伊朗的官方语言政策 / 102

一、波斯语的纯洁运动 / 103

二、1925年之前的波斯语纯洁运动 / 104

三、1925—1979年现代化改革中的波斯语政策 / 105

四、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 / 113

五、结论 / 114

第三节 伊朗少数民族语言政策 / 116

一、伊朗少数民族语言概况 / 117

二、恺加王朝时期的波斯语优先政策 / 119

三、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强制同化政策 / 120

四、伊斯兰共和国时期的语言多元化发展政策 / 121

五、结论 / 122

第四节 宗教语言政策 / 122

一、伊朗宗教语言概况 / 123

二、伊朗宗教教育 / 125

三、恺加王朝时期 / 126

四、巴列维王朝时期 / 128

五、伊斯兰共和国时期 / 129

六、结论 / 130

第五节 伊朗外语教育政策 / 131

一、外语教育 / 131

二、伊斯兰革命之前的外语教育政策 / 132

三、伊斯兰革命之后外语教育的政策 / 134

四、结论 / 137

第六节 伊朗语言政策形成的原因 / 138

一、政治 / 139

二、宗教 / 141

三、民族主义 / 143

四、全球化 / 145

五、结论 / 146

第三章 土耳其语言政策与实践 / 150

第一节 土耳其语言改革与语言政策 / 150

一、关于语言的争论 / 152

二、共和国之后：国家精英和社会 / 155

三、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背景 / 156

四、共和国前十年的民族主义：土耳其化 / 158

五、在民族构建中的语言 / 161

六、地位规划：语言的官方化 / 161

七、语料库规划 / 163

八、字母革命 / 163

九、语言革命 / 166

十、太阳语言理论 / 167

十一、对语言政治的评价 / 168

十二、国际比较 / 173

十三、结论 / 175

第二节 土耳其的外语教育政策 / 176

一、土耳其外语教育的背景简介 / 176

二、土耳其外语传播和教育的历史回顾 / 176

三、1989—1997 年大讨论：外语教育还是用外语教学 / 181

四、结论 / 183

第四章 阿拉伯国家语言政策与实践 / 185

第一节 《古兰经》降世与古典阿拉伯语 / 187

一、古莱氏方言的特殊地位 / 187

二、古典阿拉伯语的诞生 / 189

第二节 阿拉伯帝国语言政策 / 191

一、古典阿拉伯语在阿拉伯半岛内的传播 / 191

二、阿拉伯语走出阿拉伯半岛 / 192
第三节 阿拉伯语的规范化过程 / 201
一、语音与文字 / 203
二、语法 / 205
三、词典 / 206
四、修辞 / 208
第四节 1258年后中东阿拉伯语的地位 / 209
第五节 北非阿拉伯国家语言政策异同比较 / 217
一、摩洛哥语言政策与实践 / 217
二、阿尔及利亚语言政策 / 222
三、突尼斯语言政策与实践 / 227
四、突尼斯共和国的语言教育 / 231
第六节 埃及的语言思想 / 233
一、埃及语言思想 / 233
二、古典阿拉伯语的认知价值 / 236
三、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阿拉伯语 / 237
第七节 沙特阿拉伯双语制与英语教学 / 238
一、英语——沙特的第二语言 / 238
二、沙特英语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240
三、沙特学生的英语学习困难 / 243
四、结论 / 245
第八节 约旦中小学英语教学 / 245
一、约旦对英语教学的重视 / 246
二、约旦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英语教学 / 246
三、约旦中小学的英语教学目标 / 248
四、英语师资培训 / 249
五、结论 / 251
参考文献 / 252

绪 论 //

一、语言与语言政策理论分析

什么是“语言”，语言是对人类的认同、发展和文明的一种反映，是一种被人们用来交流沟通、传达信息和维持人类社会地位的工具。人们凭借语言能够传达他们的愿望、规范、情感和价值观。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通过民族语言可以认识到自我和其他民族，同时民族语言也是一种文明、进步的工具，是反映某个民族现实存在的一面镜子。只有通过一门共同的语言，才能使同一群体实现行动的一致性，从而写就一段共同的历史。^①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语言政策，共同书写世界语言史上的绚丽篇章。

那么何谓“语言政策”，目前学术界对语言政策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是无论定义如何界定，都必须以特定国家和历史文化背景为基础。语言政策是语言冲突与矛盾的产物，它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战略意图，并且深受一个国家的历史、民族、宗教、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同样它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以色列语言学家博纳德·斯波斯基对“语言政策”有过这样解释：语言政策是由语言实践^②、

^① 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著，章璐、凡非、蒋哲杰等译：《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3页。

^② 语言实践，即对语言库（linguistic repertoire）中各种语言变体（variety）所做的习惯性的选择模式。

语言信仰或语言意识形态^①和语言规划或者语言管理^②这三部分组成。^③著名语言学家豪根认为，语言政策的制定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标准的选择（selection of a norm）和标准的制定（codification），后两个阶段是标准的实施（implementation）和标准的扩建（elaboration）。^④语言学家克洛斯（Kloss 1969）则把标准的选择叫作“地位规划^⑤”，把标准的制定叫作“本体规划^⑥”。

斯波斯基在《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一书中将语言政策定义为是“对语言做出选择。这种选择可能是对于语言中某一具体的语音语调或表达方式的选择，也可能是在语言中某一具体语言变体的选择；这种选择可能是由个人来做出，也可能是一个社会制定的群体来做出，还可能是由一个对这种群体有管理权的机构来做出；这种选择可能从个人或群体的语言行为（即语言实践）中找到，也可能从个人或群体的语言意识形态或语言信仰中找到；最后，这种选择可能以显性的方式表现在正式的语言管理中或权威机构所做出的承诺中”。^⑦

语言政策可以应用于语言的各个方面，例如：语音、拼写、词汇选择、语法或问题、不良语言、种族歧视语言、猥亵语言或标准语言；语言政策也可应用于非自立语言；也可应用于得到认可的自立语言，如何处理语言编译以及如何对语言变体进行分类，这些成为语言政策的中心内容。不可否认的是把语言政策的关注焦点放在政治单位上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语言政策与权利权威密切相关。在当今世界，国家是权力彰显的地方，政

^① 语言信仰或语言意识形态，即对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的信念。

^② 语言规划或语言管理，即通过各种语言干预、规划或者管理的方法来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的具体行为。

^③ 博纳德·斯波斯基著，张治国译：《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版，第7页。

^④ “标准的选择”，是指某人发现了语言问题；“标准的制定”，是指语言的书面或者口头形式、语法和词汇的标准制定；“标准的实施”，是指确保政策受到目标人群的接受和执行；“标准的扩建”，是指不断修改已经制定的标准，以满足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⑤ 地位规划，是指选择一种语言的某一种具体变体作为常用语言。

^⑥ 本体规划，是指在同一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对具体语言成分的选择。比如，塞尔维亚人要剔除塞尔维亚语中的克罗地亚语的成分；2005年1月19日，韩国汉城市市长李明博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把汉城市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汉城”一词不再使用，这就是本体规划的具体体现。

^⑦ 博纳德·斯波斯基著，张治国译，赵守辉审订：《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版，第244页。

府机构是依靠宪法建立起来的，它拥有公民管理权。原则上任何政府都能够依照宪法、法律或规章制度来制定语言政策，并且有办法实施或执行这些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理论的第一大特点是语言政策成分的三位一体性，即语言实践、语言信仰或语言意识形态、显性的语言政策或语言规划。第二个特点是语言政策不仅与某一特定的语言变体有关，还与语言各个层面的个体成分有关。第三个特点是语言政策运行于各种大小不一的语言者社区中。第四个特点是语言政策在复杂的语言生态关系中所发挥出来的作用。^①

语言作为有效的信息传递者和创造者的特征，导致它经常被思想政治家所控制，因为他们发现这是实现他们改造社会以及实现他们想象的多种方法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领域。政治集团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出于维护自身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并参照当时的语言实践，制定出相应的语言政策。通常来讲，19世纪时，在一个民族国家出现紧急情况之后，语言的使用就已被当作区别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方法，产生的结果则是语言与政治的关系更加靠近。肖哈米（Shohamy）将语言政策描绘为“建立语言习惯的原则”。^② 在权利中，这些常常发展成为一些原则，在特定的国家这些原则是母语和外语的适当使用。因此，语言政策的制定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既打上了统治阶级的烙印，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诉求。

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政治学特别是社会语言学这些学科的发展为语言政策的正式化铺平了道路，在1960年成为了一个新的学术性领域。该领域的发现给教育领域带来了许多与语言相关的问题，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力。

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可能呈现许多不同的语言政策；在它们具体制定语言政策时，语言政策决策者可能都会意识到历史、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差异，调整政策和为满足公众最基本的需要及为权力提供解决方案

^① 博纳德·斯波斯基著，张治国译，赵守辉审订：《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版，第320页。

^② Shohamy describes language policy as “a set of principles regarding language behavior.” A. Majid Hayati and Amir Mashhadi,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in Iran,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Vol. 34, 2010, p. 80.

法，在他们制定政策时，如梅尔（Mey）和麦克豪尔（McHoul）宣称的那样：为了获得合法的公众的忠诚以及实际使用，一种语言必须要在文化习俗以及社会实践中有明显的使用价值……；必须提供一个合理的结构，还要与经济体系和部分问题保持一致。^① 同样的思路，奥马尔也主张：为了能代表作为国家和官方的荣誉，一种语言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形象。在这座荣誉大厦中使用者的自信是其组成部分，这份自信将会把这种语言推向一个新的高度。^②

因此，建立一个合适的语言政策模式需要仔细分析语言使用者的需要，全面地科学的研究在语言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包含的因素。例如，在一个多语种和多方言的背景下，种族的语言权力就需要完整的说明。一方面，在多语种或多方言的国家中在大力提倡官方语言和国语的同时，也要照顾民族团体的需要与他们对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忠诚；另一方面，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官方语言具有优先权。在此如此多语种和多方言的背景下，如果过分重视各地方言和少数民族的语言，将会导致社会语言的混乱以及国家认同的弱化，妨碍整个社会的交流与整合。

通过所列举出来的这些思考，可以得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语言政策时要努力避免种族的和语言学的倾向，要尊重在国内所使用的每一种语言，反对任何一种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例如，在教育领域，他们应该尝试着扩大少数民族在语言上的权利，让他们平等地获取知识和其他的教育服务，阻止因语言分布不均而造成的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虽然这一过程极度困难，但是却非常有必要的。豪内特（Howlett）和拉梅什（Ramesh）概述了这样一个方法：制定语言政策的四步模型，在这里面所有的阶段都是分离的又是相互关联的；在这个模型中的四步分别为：设立原因，规划，决策制定，评估和执行。^③

语言政策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与社会语言学同步发展。目前，语言

^① Luke, A., A. W. McHoul & J. L. Mey, On the limits of language planning: Class, state and power. R. B. Baldauf, Jr. & A. Luke, eds. *Language Planning and Education in Australasia and the South Pacifi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0, pp. 25–44.

^② Omar, A. H., Language planning and image building: The case of Malay in Malay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998, pp. 49–65.

^③ Howlett, M. & M. Ramesh, *Studying Public Policy: Policy Cycles and Policy Subsystems*, Oxford: Oxford U, 1996, p. 58.

政策的研究至少有 50 年的历史，尤其是最近 20 年来，人们对语言政策越来越感兴趣，而且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政策与政治科学、历史学、公共管理学和教育学（尤其是教育语言学）之间出现了自然的重叠现象。一般而言，研究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最好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研究该国的语言教育政策。

在语言教育政策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基本问题。其中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解决选择何种语言作为学校教学媒介语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儿童在未上学之前，就已经掌握了众多本地语变体或者方言中的一种或者多种，但是他们在学校期间就需要掌握一门定制的语言，该语言一般是本国的官方语言、国语^①、宗教语、古典语或者标准语。^② 第二个基本问题就是学校要解决的相关问题是：何时开始教授儿童学校指定的语言，以及何时开始把学校语言作为教学用语。语言政策的第三个基本问题是母语和学校语言之外的语言教学。在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一般都开设至少一门外语课。这些外语往往都是主要的国际性语言、重要邻国语言或者外语。^③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英语作为一门全球性语言越来越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首选外语。总之，学校是语言政策应用与研究的一个中心领域，^④ 也是本书主要研究的对象。

二、国内外学术史回顾

（一）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语言政策研究的兴起，国内相关的期刊论文也逐渐增多，一般从语言与民族关系、希伯来语的复兴、以色列教育、阿拉伯人的教育、阿拉伯语的地位等角度研究。

^① 官方语言和国语在有些国家是对等的，但是在有些国家则不同。例如，中国的官方语和国语都是汉语，而新加坡的官方语是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但是新加坡的国语只是马来语。国语是国家身份的象征，所以，国语一般是本土语言。

^② 博纳德·斯波斯基著，张治国译：《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版，第55页。

^③ 博纳德·斯波斯基著，张治国译：《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版，第56页。

^④ 博纳德·斯波斯基著，张治国译：《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版，第57页。

1. 与中东国家语言政策相关的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课题组等编写的《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文出版社，2003年4月），编者是以国家与民族为视角，研究世界五大洲共22个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编者认为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立法属于政府行为，是国家干预语言使用的主要手段，对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其中简要分析了以色列语言政策和土耳其语言政策。周玉忠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主要从语言政策理论、语言立法、语言传播、国别研究与跨国研究这四方面进行论述，但主要面向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和主要国家，对中东地区的研究近乎空白。国少华教授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文化语言学视角》（时事出版社，2009年）中涉及到《古兰经》与阿拉伯语关系、阿拉伯语传播途径与动力、阿拉伯帝国语言政策、阿拉伯语地位的演变及其原因。全书气势恢宏，内容丰富，引证丰富，分析深刻，见解独特。特别是作者大量引用阿拉伯语专著，站在阿拉伯—伊斯兰文的角度论述了北方阿拉伯语、古莱氏方言、《古兰经》语言、古典阿拉伯语、标准阿拉伯语以及阿拉伯语各地方言的演变过程，解读了语言与文化之间复杂细腻微妙的关系。本书是我国思考阿拉伯国家语言政策的权威专著。仲跻昆先生100万字的《阿拉伯文学通史》（译林出版社，2010年）对理解阿拉伯语言和文学的历史具有权威性的参考价值。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杰出的波斯文学研究专家穆宏燕在《波斯古典诗学研究》（昆仑出版社，2011年）里对现代波斯语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了精辟解读。北京大学昝涛教授在《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解读了土耳其荒谬的史学观，认为土耳其为了建构自己民族的伟大和文明，用简单的意识形态臆造历史，竟然相信所有的闪族语和雅利安语都起源于土耳其语。唐志超在《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涉及到库尔德语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的地位与相关语言政策的演变。以上七部著作是从语言政策的相关理论概念、语言的传播、语言规划以及国外语言政策等几个角度进行研究，是目前国内研究语言政策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但仍有不足。目前涉及到中东国家语言政策的中文学术专著微乎其微，而且研究的对象过多地集中在欧美等国家，对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语言政策研究的较少，目前国内全面而又成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不多，部分是借鉴国外语言政策相关的理论体系，这方面有待提高。

2. 以色列语言政策

钟志清在 2010 年《历史研究》第 2 期发表的《希伯来语复兴与犹太民族国家建立》一文分析了希伯来语复兴的是希伯来语口语，希伯来语的书面语言并没有死亡，希伯来语的口语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得以复兴，并成为了现代犹太民族的世俗语言，他认为希伯来语在现在社会中的复兴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犹太民族的兴衰历程。林书武的《希伯来语成为以色列民族通用语的原因》（《外语研究》，2001 年第 1 期）从政治、民族归属感、宗教、历史四个方面论述以色列民族通用语的成因，认为希伯来语成为通用语言是一个特例，它不是一个民族的政治中心、经济或文化中心地区的方言，而是一种古老语言的复活。汪文清、王克非的《以色列社会现实与多语言教育政策分析》（《理论建设》，2008 年第 6 期）认为，由于以色列特殊的社会现实促使以色列制定了符合自身发展和对外友好交往的多语言教育政策。作者分析了多语言教育政策产生的背景以及多语言教育政策制定和发展走向。作者认为，多语言教育政策仍将继续，但是希伯来语是该国全球化时代的最主要语言，其主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基于现实的需要，英语和阿拉伯语仍在其外语政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李先军的《减少文化摩擦及促进民族和解的新举措——以色列双语言、跨文化教育》（《世界民族》，2006 年第 6 期），从双语言、跨文化教育的角度解读减少文化摩擦和促进民族和解的新举措，作者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以色列的双语言、跨文化教育以培养犹太学生和阿拉伯学生之间的伙伴关系为主要手段，以促进文化理解和民族融合为目的，同时这种教育模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教育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贺红霞的《浅谈以色列语言教育现状和政策》（《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 8 月，第 12 卷第 4 期），分析了国内外对以色列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现状，并对以色列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以色列的教育及政策和以色列的相关语言政策做了概括性研究，内容广泛但缺乏深度。

张灵敏的《教育与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发展：1948—2000》（华东师范大学，2007 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从教育角度解读阿拉伯人的发

展，分析了以色列阿拉伯人教育的发展，并以 1967 年为界分两个时期，分别分析了以色列阿拉伯人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最后作者分析了阿拉伯人的教育发展的影响。其中涉及到了阿拉伯语的教育内容。李志芬的《以色列阿拉伯人社会地位之探析》（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 4 月）通过剖析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政策、阿拉伯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阿拉伯人的政治活动三个方面勾勒了阿拉伯人在以色列作为二等公民的身份地位。她在 2011 年《西亚非洲》第 7 期发表的《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以色列民族政策思想之评析》中认为，国家的犹太属性、内部殖民主义以及分而治之这三个方面是处理以色列国内阿拉伯人民族关系的基本思想，从而使它竭力张扬的民族主义与国族的构建产生了深刻的悖论，进而影响该国的稳定、健康与和谐发展。邱兴的《以色列阿拉伯中小学教师素质研究》（《外国中小学教育》，2004 年 9 期）主要以学校教育的视角论述以色列阿拉伯中小学教师素质，分析了其现状、产生教师素质问题的成因及其解决途径。

3. 伊朗语言政策

国内著名的伊朗史前辈王兴运教授在《古代伊朗文明探源》（商务印书馆，2008 年）中论述了埃兰时期象形文字、线性文字和楔形文字之间关系。李铁匠先生在《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和《古代伊朗文化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中论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楔形文字和安息帝国时的语言和文学。孙培良先生在《萨珊朝伊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中提到萨珊王朝使用中波斯语，也叫帕勒维语，并分析了这种语言与阿拉米字母之间的关系。由李海峰主编的《古代近东文明》（科学出版社，2014 年）提到古波斯帝国的语言政策。蔺焕萍在《论现代伊朗之父礼萨汗改革》（《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 3 期）涉及到巴列维王朝前期波斯语纯洁化运动。

4. 土耳其语言政策

中央民族大学王远新在《语言文字改革与现代土耳其书面语的发展》（《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年）中论述了土耳其语言政策及其历史根源。

5. 阿拉伯国家语言政策

於荣的论文《摩洛哥的阿拉伯化语言政策及其对摩洛哥教育发展的影

响》（《外国教育研究》，2013年第6期）和李宁的论文《摩洛哥官方语言政策变迁背景分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3期）阐述了摩洛哥的语言政策。刘晖、于杰飞的论文《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的发展及现状调查》（《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4期）和白少辉的论文《突尼斯共和国的语言政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简要论述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语言政策。但中国学术界对埃及、沙特、约旦、伊拉克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语言政策几乎没有涉及。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以色列语言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国内，其中巴依兰大学的博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教授和特拉维夫大学的埃尔纳·肖哈密^①（Elana Shohamy）是研究以色列语言政策的代表性学者，研究著述颇丰。

20世纪90年代中期，博纳德·斯波斯基负责的语言研究中心受以色列教育部委托，研究、规划以色列新的国家语言政策，该中心为教育部草拟的《国家语言政策》由以色列教育部于1996年发布实施，新的语言政策鼓励以色列学生在掌握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外语的同时，努力学习其他语言，例如意第绪语、俄语、法语、德语或者西班牙语等。

博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与埃尔纳·肖哈密（Elana Shohamy）发表了 *Languages of Israel: Policy, Ideology and Practic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9) 一书，该著作主要分析了以色列的语言现状，作为母语的希伯来语的习得和传播，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阿拉伯语的地位和学习情况，接着作者概括了希伯来语作为通用语言的概况以及其他犹太移民的语言政策，并为以色列如何制定合适的语言政策提出建议，是目前研究以色列语言政策比较权威的一本专著。博纳德·斯波斯基发表的 *Language in Israel: Policy, Practice, and Ideology*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Digital Georgetown, and the Department of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999) 一文中，主要说明了以色列的语言政策、语言实践以及语言意

^① 埃尔纳·肖哈密（Elana Shohamy），以色列当代语言学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著有《第二语言研究方法》，与斯波斯基合著《以色列语言政策、实践和观念》（*Language in Israel Policy, Practice, and Ideology*）等。